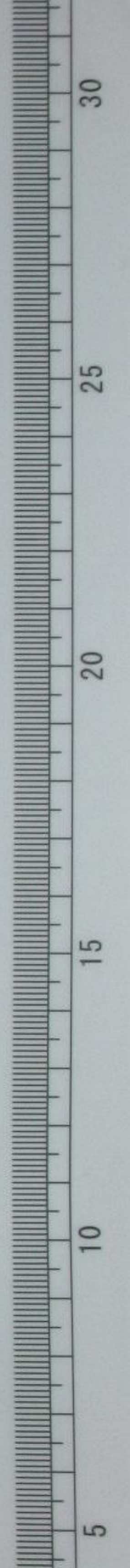


四書

秋

113
880
3



天
房
仙
文
錄
氏
寄
贈

4 13
號 860
卷 3

孟子

朱熹集註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孟軻子魚魯公族

孟孫之後漢書註云字子輿騶人也

騶亦作鄒本邦國也受業子思之門

人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衍字而趙

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

道既通

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

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

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

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

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

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

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

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

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

孟子者哉 游事齊宣王宣

孟子集註序

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
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
遠而闊於事情按史記
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
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
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
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
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
子以代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
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
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
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
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

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
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
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
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
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

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

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

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

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述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

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

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

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

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

死不得其傳焉苟與揚

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

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
踏襲前人又非鑿空撰
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
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又

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苟

與揚太醇而小疵程子曰韓

子論孟子其善非見得孟子意

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苟

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太本已

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

說甚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

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

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

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

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

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

而未益分惟孟軻師子

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

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

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

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

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

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

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曰揚子雲曰古者

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闢

之廓如也夫揚墨行正

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

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

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

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

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袵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心字當作聖字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

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

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有些英氣
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
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
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
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
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
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
比之便可見且如水與
水精非不光比之王自
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
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

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
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
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
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
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
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
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
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
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
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
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

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卻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卷之一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也。都大梁。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強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人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太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

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

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

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

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

先利不奪不厭食乘去聲厭食於豔反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厭食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

義而後其君者也此言仁義未嘗不利

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

利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正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

○孟子見梁惠王立於沼

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

此乎樂音洛 沼池也 鴻鴈之六 麋鹿之六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

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治靈臺經之營之庶

民攻之不日成之經治勿亟

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鹿攸

伏鹿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

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

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

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

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

借樂故能樂也

亟音棘 鹿音魯 鶴詩作習 戶角

反於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

音鳥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

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為也

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

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

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

鹿化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

肥澤貌鶴鶴素白貌於歎美辭物滿

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

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

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言日時日害喪予及女偕

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

鳥獸豈能獨樂哉室口音局 喪去聲 女音汝

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者推之不能移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

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知如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音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音猶田租也言此以譬鄰國不郵其民惠

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未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勝音外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昏綱也濇窳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

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幼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衣去聲畜勅六反數去聲

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放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一畝半在田中一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忠姦此二畝故於墻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母用牝之類也七十者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頒與班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衣帛食肉

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
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
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
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
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檢制也。彘。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間。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

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

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

異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

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

人也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

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
在其為民父母也

平 君者人之父母也
惡在猶言何在也
惡之之惡去
聲惡在之惡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

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
入以為從儻謂之殯靈略似人形而
已中古易之以為俑則有面目機發而
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
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
入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
死乎○李氏曰為入君者固未嘗有
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
顧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
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
避害未嘗頃刻而忘于懷
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

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

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

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

耻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

何則可

長上聲喪去聲身比
必二反洒與洗同 魏本晉
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
故惠王擒晉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
擊魏破其軍虜太史申十七年秦取
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
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
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耻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

王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

稅歛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

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

王

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所省

槓反斂易皆去聲 少刑罰薄稅斂此釋奴豆反長上聲 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釋耘也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不政則民得盡力於農而又有暇日以脩禮義是

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

子離散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

誰與王敵夫音 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

征正也 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巴志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 〇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唯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子之本意

孟子見梁襄王襄王惠王子名赫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

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

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

語去聲卒七 語告也 不似人君不見沒反惡平聲 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詞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於一然後定也

孰能一之王問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賢者

孰能與之王復問也 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浥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如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扶淳音勃由當作猶周七八月夏古字借用後多放此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浥然興起貌御禁示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頌頌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向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巳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

矣子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宋太祖皇帝能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稱王也齊桓公魯文公皆霸諸侯稱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大童子差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已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
聞之胡斲曰王坐於堂上有
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
牛何之對曰將以鬻鍾王曰
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
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鬻鍾
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

識有諸

斲音核舍上聲觶音胡斲
解觶音速與平聲齊臣

也鬻鍾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
其豐祭也觶觶恐懼貌孟子述所聞
胡斲之語而問王
不知果有此事不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
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

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觶觶而不忍
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

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
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
擴充之也
愛猶愛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
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

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

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
于各實有如百姓所譏

者然我之心
不如是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
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
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
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
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

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平惡

聲 異怪也。隱痛也。標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

言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遠去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豈鍾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一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

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 附七本

反度待洛反夫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我之夫音扶 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自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

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

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
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
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
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
也非不能也

與平聲為不復白也
之為去聲 鈞三十一

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
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
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
見也許猶可也今思源下又孟子之
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
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
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
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
則其保民而王非不
能也但自不為耳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
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
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

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
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
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
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語去聲為長之為去 形狀也。挾以腋
聲長上聲折之舌反 持物也。超躍而
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州
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
求擴而充之在我
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
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千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
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
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

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

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

與與平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

幼謂入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

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

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

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

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

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

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

遠節易以及難今王及之則必

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

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度之之度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

待洛反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

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

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

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人

有甚於物者今王思及禽獸而功不

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

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

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

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

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與平抑發

士戰士也構結也子孟子以王愛民之

心所以輕也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

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

於殺敵餼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

以此而

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

吾所大欲也不快於此者心之正

也而必為此者欲誘

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

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

之心所以輕短而

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

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辟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與平聲為肥抑為豈為不為之為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闕同朝音潮便辟近習便幸之人也己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為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之與殆甚也自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平聲齊集有其一也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朝音潮賈音行貨日商居貨日賈發古愬與訴同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得能及其本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及其本則所欲者反不

王曰吾惜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惛與昏同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

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恒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

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立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當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恒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歟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畜許六反下同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恒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

義哉

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

後皆贍足也。此所謂無常。效此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木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
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
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
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

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

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

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

者，未之有也。

音見。此言制民之
前章。產之法也。趙

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子者，與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主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及覆曉告，精功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孟子卷之一

孟子卷之二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
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
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
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
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
見音現

下見於同語去聲下莊暴齊臣也
同好去聲篇內並同庶幾近辭也

言近
於治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
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
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
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
好之不正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度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

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

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

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

若與眾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眾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為王言樂

為去聲

此以下比首孟

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

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

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

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

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

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

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

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

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

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

不與民同樂也

感子六反頰音過夫音扶同樂

之樂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音洛音頭痛也感取也頰額也人憂

戚則覺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卹其民使

乏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

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

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

音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度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別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

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護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

之

囿音又傳者畚耨鳥獸之所古直戀反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間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

免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

小不亦宜乎

芻音初 芻，神也。 蕘音饒 蕘，薪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園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阱才 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 性反 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

民於死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

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

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

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

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獯鬻音育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

句音鈞 較計大小疆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太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

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

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樂音洛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敢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夫撫之夫音疾視奴心而視也小勇血一扶惡平聲氣所為太勇義理所發

詩云王赫斯怒爰暨其旅以

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正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莒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太勇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衡與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橫同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知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師小事天以交鄰

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木勇者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

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

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

同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心有非其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

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恤民皆非理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

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

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

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

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

於先王觀也朝音潮一晏子齊臣放上學名嬰轉附

朝舞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

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

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

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

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

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

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

遊一豫為諸侯度狩舒教反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

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

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

而及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

豫皆有息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

弗食勞者弗息暵暵疇疇民

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

流連荒亡為諸侯憂賄古縣反

今謂是古時也師眾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糧

之屬窮則側目貌也相也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

亦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

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

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殺耳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

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

行去聲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

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

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
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
何尤說音悅爲去聲樂如

字徵陟里反招與戒告命也出舍自韶同畜救六反責以省民也與發

發倉稟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百角爲民四曰徵爲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爲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爲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狩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扶大音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

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

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

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

云哿矣富人哀此齔獨與平下聲

音奴 鰥姑 頤反 哥 岐 周之舊國也 九
工可及 榮音瓊 一者 井田之制也
方一里 為一井 其田九百畝 中畫井
字 界為九區 一區之中 為田百畝 中
百畝 為公田 外八百畝 為私田 八家
各受私田百畝 而同養公田 是九
而稅其一也 世祿者 先王之世 仕者
之子孫 皆教之 教之而成材 則官之
如不足用 亦使之 不失其祿 蓋其先
世嘗有功德於民 故報之 如此忠厚
之至也 關 謂道路之關 市 謂都邑之
市 譏 察也 征 稅也 關市之吏 察異服
異言之人 而不征商賈之稅也 澤 謂
瀦水 梁 謂魚梁 與民同利 不設禁也
孥 妻子也 惡 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
先王養民之政 導其妻子 使之養其
老 而恤其幼 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
人 無父母妻子之養 則尤宜憐卹 故
必以為先也 詩 小雅 正月
之篇 哥可也 榮 困悴貌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
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
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

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
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
張于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
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
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
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音托 載詩 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
作輯音集 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
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 積
露積也 餼 就糧也 無底曰橐 有底曰
囊 皆所以盛餼糧也 戢 安集也 言思
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 戚 斧
也 揚 鉞也 爰 於也 啟 行 言往 遷 干 闕
也 何 有 言不難也 孟子言公劉之民
富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
心以及民也 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
其於王天下
也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

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

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

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

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

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

同之於王何有大音王又言此者好色則

心志盡感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太雅綿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字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犬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入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不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則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己者衆人之所以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共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意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託寄也比反也棄絕也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
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一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

之舍上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

聲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見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耶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

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與平

聲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

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

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

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

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

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

去之

去上聲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入君之所得私也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

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

之

傳直放置也書云成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

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

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殘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浚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

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巨室木宮也工師匠人之長汝下同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音鎰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一十兩也玉人玉工也木敢自治而付之能者

愛之甚也治國家則狗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趨自古以為難孔子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齊人伐燕勝之按史記燕王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之士卒不戰城門不開遂大勝燕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

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

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

也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自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箠

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

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

熱亦運而已矣箠音且箠竹器也食音嗣食飯也

運轉也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里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

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代寡

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

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

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者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

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

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

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

者不止耕者不耨誅其君而

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

曰後我后后來其蘇禱五稽反後胡禮反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

也雲命則禹功虹馬則此變動也後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箠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累力追反

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與也寶與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爲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爲虐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旄與老同倪五楷反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畧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爲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爲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猶之哉

○鄒與魯聞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開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

開闢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

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

尤焉

幾上聲夫音扶

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

長矣

君不仁而未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

○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已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問

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問去聲

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無已見前篇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濩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
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偏已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

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邠與幽同

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篇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

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

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

哉彊為善而已矣

夫音扶彊上聲

創造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矣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知之何則但彊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傲幸於其所難必

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知之何則但彊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傲幸於其所難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

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

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

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

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

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

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

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

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

者害人一二三子何患乎無君

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屬音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 屬音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

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 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眾而爭先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 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

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魚臯公將出壁人臧倉者

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

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

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

君無見焉公曰諾

乘去 乘輿 君車 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

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

樂正子，孟孟子弟也。任於魯。三鼎，土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譬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

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

為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

克，樂正子名。濇，唇音。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入使之者，其止必有入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入所能使，亦非此入所能尼也。然則我之遇，豈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卷之二

孟子卷之三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上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

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扶復

又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五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在蓋設辭以問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

晏子而已矣齊人但知其國有管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

孰賢曾西就然曰吾先子之

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

孰賢曾西艱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子於是

就子六反艱音拂又音勃曾音增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楚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艱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仕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壁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

子為我願之乎 子為之為去聲

曰子血子言且之也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

與平顯顯聲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王去聲由猶通

反手之言易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易去聲下同與平聲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

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
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
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
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
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
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
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
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
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
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
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
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
也

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輔
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
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
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九
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
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
時則易然也

鐵音茲鎡基田器也時
易去聲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
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
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
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
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
禦也

辟與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
關同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

齊已有之異放文王之百里又雞犬
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于四境言民
居稠密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置郵也郵驛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乘去聲 倒懸論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

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疆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一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也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賁音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子孟賁血奔氣之勇丑孟賁借之以贊孟子不

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定為難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北宮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黜伊糾反撻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

北宮姓黜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懼也。言無可畏懼之諸侯也。黜，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舍去聲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

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一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夫音扶

黜，務敵入舍專守也。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一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有，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一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黜為得其要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

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

矣

好去聲憚此言曾子之勇也子之

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微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楹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

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

不知曾子之及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

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

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

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

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

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

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與平聲

夫志之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夫音扶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

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

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

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詞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

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入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

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

既曰志至為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

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

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

其心夫音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

志可扶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平

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蓋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

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在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

也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養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

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一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欲然而後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

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也 餒，奴。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罪反。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

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義道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為為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

外之也。 慊，口尊反。又口却反。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

乏之始，乃由事皆合義，非反常直道，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乘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甚矣。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子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

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

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長上聲 擷鳥入

反舍 必有事焉而勿正 趙氏程子以 上聲 七字為句 述世或并下文心字 讀之者亦通 必有事焉有所事也 如 有事於顯與之有事正 預期也 春秋 傳曰 戰不正勝是也 如作正心義亦 同 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 不同也 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 而勿預期其效 其或未充則但當勿 忘其所為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 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 閔憂也 擷 拔也 苦芒無知之貌 其人家入也 病疲 倦也 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為事 擷 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 者也 然不耘則失養而已 擷則反以 害之 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 害矣 如告子不能集養而欲彊制其 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 其於所謂 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曰 諛辭知其所蔽

淫辭知其所陷 邪辭知其所

離 遁辭知其所窮 生於其心

害於其政 發於其政 害於其

事 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彼 諛

寄反復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 扶又反也 諛 偏陂也 淫 放蕩也 邪 邪 避也 遁 逃避也 四者相因 言之病也 蔽 遮隔也 陷 沉溺也 離 叛去也 窮 困 屈也 四者亦相因 則心之失也 人之 有言皆出於心 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 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 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 卽其言之病 而知其心之失 又知其害於政事之 決然而不可易者 如此非心通於道 而無疑於天下之理 其孰能之 彼告 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 至 為義外之說 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 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 程 子曰 心通乎道 然後能辨是非 如持 權衡以較 輕重 孟子所謂知言是也 又曰 孟子知言 正知人在堂上方能 辨堂下人曲直 若猶未免雜於堂下 衆人之中 則 不能辨決矣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

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

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

夫子既聖矣乎行去此下節林氏以為皆

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子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

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

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

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

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

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

言也惡平聲夫聖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

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濬拒之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

皆有聖人之體冉牛閔子顏

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舍上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

者自處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

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退。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嘗有行爲，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治去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

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與？平聲。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主天下，朝音潮。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其根本節自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爲聖人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

汙音蛙。汙，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與聖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

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擬哉。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違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

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堯大結反。潦音老。

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

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

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借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

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

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大雅文王

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共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九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

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

而居下也惡去聲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

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間暇

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

畏之矣間音進之以疆仁之事也

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間暇則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家則惟且不足之意可見矣。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

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

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

道乎能治其國家誰設侮之

徹直列反。士音杜。詩豳風鵲鳴之篇。綢音稠。繆武虎反。周公之所作也。道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葺也。牖戶果之通氣出入處也。予烏自謂也。示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

道也今國家間暇及是時般樂怠

教是自求禍也

般音盤樂音洛故音傲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

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

不可活此之謂也

孽子魚列反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已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道道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已求者

子墨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

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

於其朝矣

朝音俊傑亦德之異於衆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

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

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則不必廛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

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

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由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

皆悅而願為之氓矣

氓音育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二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二夫百畝之稅

家九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布宅之民已賦其廩。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主之法也。氓民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

有也。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商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讎。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

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

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

之掌上。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

之政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

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

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

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

其聲耳而然也。忱音黜內讀為納要平聲惡去聲下

同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聲各也。言乍見之時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

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怛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先要與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

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

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

非人也。惡去聲。羞恥已之不善也。下同。惡憎人之不善也。

辭解使去已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有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入所。以明其必有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

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

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懸於外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

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

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

賊其君者也。

四端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

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

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

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音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自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

亦吾度也。無難保者不能克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主焉。其理亦猶是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函音 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

矢人之心本非不知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所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為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為於度反。里有仁厚之俗，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免。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

由與 猶通 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如恥之莫如為仁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

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二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

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及求

諸已而已矣中 去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

過則喜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

聞過令人各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

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一日世之師矣。

禹聞善言則拜書曰禹拜曰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已以受天下之善也

大舜有大為善與人同舍己

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舍己從人

音 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已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己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彊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

取於人者舜之側微耕于歷山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

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

善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

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

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

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

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

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

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

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

受也者。是亦不屑就也。朝音潮惡

惡上土去聲下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

如字浼莫罪反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

貌浼汚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

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為潔

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

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

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

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

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

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

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

亦不屑去也。佚音逸祖音但裼

音程焉能之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

焉於處反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

不狂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

也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

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

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

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

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

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

能無弊故不可用也

孟子卷之三

孟子卷之四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時。謂時自支干孤處。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

天時不如地利也。

夫音三。里。七。里。城郭。

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得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

華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和也

華甲也粟穀也禾女棄也言不
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

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

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

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

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

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必戰則必勝○尹氏曰
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

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

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

疾不能造朝

章內朝並音潮唯
朝將之朝加字造

七到反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
下同 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子直
子亦以疾辭也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

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

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

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
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
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
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王使人問疾醫晉來孟仲子對

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

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

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
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

朝要平 孟仲子 趙氏以為孟子之從

聲 曰此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
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
以對又使入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
以實見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

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

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

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

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

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

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

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

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

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

我敬王也惡平聲 景丑氏齊大
夫家也景子
下同

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
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

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

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

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夫音扶
下同

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
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
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
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

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

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

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

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

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

二哉與平聲慊口慊恨也少也或

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狹為足為限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

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

為也樂音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

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

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

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

霸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

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

其所受教好去醜類也尚過

從於已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已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

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

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定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實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

兼金二百而不受。於宋餽七

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

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

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

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

此矣。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

孟子曰。皆是也。皆適於義也。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

必以贖辭曰。餽贖予何為不

受。贖。徐贖。送行者。刃反。之禮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

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

為兵之。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為去聲。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

子為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

餽之。是貨之也。為有君子而

可以貨取乎。焉於。無遠行戒心。度反。之事。是未有

所慮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惟當於理而已。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

子之持戟之士。一曰而三失

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上去

聲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戰有殺
 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
 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
 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
 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
 也 幾上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
 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
 言此乃王之大政使
 然非我所得專為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
 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
 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
 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
 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為去聲
 死與之

與平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
 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
 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
 人之罪也 見音現為王
 之為去聲

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太
 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所以風曉王也
 陳氏曰孟子一言之而齊之君臣舉
 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
 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
 不釋從而不改故邪

○孟子謂蚘毒曰子之辭靈
 丘而請士帥似也為其可以
 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

與 蚘音遲毒烏花反 蚘毒齊大夫
 為去聲與平聲 也靈丘齊下

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言謂
 士帥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申者

紙畫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為紙畫則善矣

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為去聲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可去也

公都子以告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

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

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

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

餘裕哉

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

王使蓋大夫王驪為輔行王

驪朝暮見及齊勝之路未嘗

與之言行事也蓋古盍反見音現

蓋齊下邑也王驪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及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

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

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

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夫音扶治如字

王驪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友於齊

止於贏充虞請曰前日不知

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

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魯有棺之制也嚴急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通以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

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

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

心稱去聲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

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

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

且比化者無使士親膚於人

心獨無忮乎

比必二反比猶為也化忮音效者死者也忮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士親近其肌膚於天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

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情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

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

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

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

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

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

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夫音扶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士

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

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虐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于孟子之是則誤矣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

子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惡監皆平聲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後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

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與平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

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郊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迥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也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

更平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實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敘之以遂非文過也

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鄒大夫且為之曲為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後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於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為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

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待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朝音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子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為去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聲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於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夫音扶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表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說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

季孫曰異哉乎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龍音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壘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

孫證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惠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殺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非而不受。

○孟子去齊宿於晝。
晝如字。晝音直。晝齊西南。

作晝音晝齊西南。獲下同。近世也。

有欲為王雷行者坐而言曰不

應隱几而臥。
為夫聲下同。隱於鞞反。

隱憑也。各坐而一。言。孟子不應而臥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

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

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

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

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

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齊側。

皆反復扶又。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反語去聲。

誠意於其側方能安而雷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

能安其
身矣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

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聲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主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而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問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

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

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

是于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

故去三宿而後出書是何濡

滯也士則茲不悅語去聲

尹士齊人也于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

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

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音夫

扶下同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惡平聲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書於予心猶以

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請

則必反予所改必指一事而言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書而王不予追也予然

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

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

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

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曰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揚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好勇好貨好色好世

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人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

宿哉

悻形頂反見音現

悻悻怒也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倦倦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實者所以為樂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

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

人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一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

之以教

入耳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

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

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者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皋陶稷契伊尹萊朱大公望望散宜生之屬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

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所為之日於是而不得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

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

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夫音扶舍上聲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令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心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

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

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

孟子卷之四

孟子卷之五

朱熹集註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

而見孟子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必異但眾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言而後惡言皆先言是而後非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復扶又反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夫音扶一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

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成覿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

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

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

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

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覿古覿反

成覿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為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生世子以道無一致而復引此

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

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

瞑眩厥疾不瘳

瞑莫旬反眩音懸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與眩憤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窮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味發而有助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

昔者子墨子嘗與我言於宋於

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

故吾欲使子問於子墨子然後

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子墨子

子墨子

子墨子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齊音資，疏所居反，飭諸延反。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蓋父母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己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孝者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表下，縫也。不緝，日斬衰，緝之日齊衰，表疏麻也。麻布也。行

糜也。喪禮二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一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

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
 事。子為我問。孟子曰。然。友復之。
 鄒問。孟子曰。然。不可以
 他求者也。孔子曰。君夢聽於
 冢宰。歆粥。面浚墨。即位而哭。
 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
 也。艸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好為皆去聲。復扶不我足。謂不以我
 又反。歐川悅反。滿足其意也。然者
 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
 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歆。飲也。
 浚。墨。甚黑也。即就也。尚。加也。論語
 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
 世子。自盡。
 其哀而已。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
 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
 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
 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
 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
 倚廬於中門之外。居。處
 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
 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
 ○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
 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
 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
 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
 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
 說。則固有以發其良心矣。是以至
 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克百
 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省。悼其前
 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
 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
 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
 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心悅
 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
 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

善言不

信

○滕文公問為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

屋其始播百穀紉音陶亟紀力反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

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

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

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

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

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

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

也為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

為也音義並見前篇是故賢君必恭

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

富矣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

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

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

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徹敕列反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藉子夜反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

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人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

百二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

九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
 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
 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
 九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
 實皆什一者貢法皆以十分之二為
 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
 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
 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
 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
 於什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
 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
 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
 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
 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
 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
 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
 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
 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

貸而益之使老穉轉乎溝壑
 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樂音洛
 盼五禮

反從目從分或音普覓龍子古賢人
 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狼戾猶狼藉
 言多也糞壅也盈滿也盼恨視也勤
 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
 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也以
 是取盈之數也穉幼子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夫音扶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
 世祿一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
 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
 耳蓋世祿者授之士田使之食其公
 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
 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
 也故下文

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
 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
 亦助也

雨于詩小雅大田之篇雨於
 付反降雨也言願天雨於

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發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淪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勝國補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私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

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力指文王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夫音畢戰勝臣文公因孟子而使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井故井地

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

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

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夫音扶養去聲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公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

自賦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社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之其貢亦不盡什一矣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

畝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繫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程子曰夫上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

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

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養去聲別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由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

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令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庶幾備具要之可以行于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眾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日縱不能

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卿一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丘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止經界分宅里立欵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心未就而卒○愚按東禮經界兩章見于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

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

廩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相履織席以

為食衣去聲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相音闡為耒耜教民稼穡者

也為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

章所云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襦極之欲其堅也。以爲食賣以供食也。程氏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良楚之儒者邦所以起士耒其柄也。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糞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

養也惡得賢

養音雍殮音孫惡平聲

養殮熟食也朝日養夕日殮言當自炊爨以爲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也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聲與平聲

釜所以煮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非屬也此語入友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
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
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
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
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
何許子之不憚煩且百工之
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令去聲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與金甌之屬也。陶為甌者。亦為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令謂作陶冶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
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
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

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
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
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
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與平聲
食音嗣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亂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
橫流汜濫於天下剝木暢茂
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偏
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
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

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滄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滄音藥濟子禮天下猶未平若有洪荒反潔他令反之世生民之害多矣

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汎濫橫流之貌暢茂長成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列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自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滄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之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前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即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皆上聲勞來皆去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聲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益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

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乘舜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按勸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爲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

夫音扶 易治也 堯舜之憂民非事事易去聲 而憂之也 急先務而巳 所以

憂民者其大如此 則不推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

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

下得人難

爲易並 分人以財小惠去聲 而巳 教人以善 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 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臯陶乃所謂爲天下得人者而其思慮廣大教化無窮矣 此其所以爲仁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

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

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

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

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

於耕耳

與去 則法也 蕩蕩廣大之貌 君哉言盡君道也 魏巍高大之貌 不與猶言不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

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

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友見變化於變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週也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

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任平聲彊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果

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仕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若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燦烈言暴之軌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今也南蠻駮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駮亦作賜古役反

駮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
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於幽谷遷于喬木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
為不善變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勸章取義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

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賈音價下同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辦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綺反比必二反

惡平 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

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

來

辟音壁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

孟子稱稷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之見音現

又未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贊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流也以為道也易天下謂移場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以不安者故孟子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

一本而夷子

二本故也

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匍蒲北反

如徐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推孟子之非也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已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以并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始自此始耳非一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釋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作覺其非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嘍之其類有泚視而不視夫泚也

非為人泚中心建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聲藁力迫反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去此以漢明一本之意也

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活助聲或曰蟻姑也嘍攬共食之也類額也泚泚然流出之貌視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可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也蓋惟至親或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藁土籠也裡土舉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

間曰命之矣

憮音武 間如字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間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孟子卷之五

孟子卷之六

朱熹集註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王去聲

陳代字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也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喪去聲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嘆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

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

亦可為與

夫音扶與平聲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

尋之非夫所謂枉尺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

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

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

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

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

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

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

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

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

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

貫與小人乘請辭

乘去聲彊上聲女音

汝為去聲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令上聲 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此必二反

此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是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守節欲其一一守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郵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子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詭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為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焉於虔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

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入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一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

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

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太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已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曲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

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

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

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

則弔。傳直。戀反。質。周霄魏人。無與贊同。下同。君謂不得仕。

而事君也。皇皇如也。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入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

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共

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

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

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

祭。牲殺器血衣服不備。不敢

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

乎。盛音成。繅素刀禮曰。諸侯為籩百反。皿武永反。畝。晁而青。絃。躬。秉。

秉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禱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

三宮。世婦使繅以為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

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

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

出疆必載質何也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灼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

也為去聲下同舍上聲灼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也國膏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狀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亦媒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也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守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

彭更字血子弟子也泰侈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

羨延 通功易事謂通入之功而交易面友 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 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

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

志 與不聲可食而食食志 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

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不義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惡去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

之兵欲霸天下
疑即此時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

為之為去聲饋食酒食之
食音嗣更平聲餉式亮反

遺唯季子反
盛音成往

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
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
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
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

為去聲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
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
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
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
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
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
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食音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曰孟
嗣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釋與今
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
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
與匪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
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
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尚書
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
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
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
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放民
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

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
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
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

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
王威武奮揚使彼紂之疆界取其
賤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
之伐紂文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
其殘

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
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
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主
偃走死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
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
伐之不早也尚何雖國之足畏哉苟
不自治而以疆弱之勢
詠之是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

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與平聲咻音休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護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長上聲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

以見矣

辟去聲內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己甚過甚也迫謂未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

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

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

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

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

陽貨先豈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
惡去聲矚音勗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
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
禮畏入以已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
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
矚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
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
拜而見之也先
謂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贄肩諂笑病于夏畦

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

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

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有負虛業及盈負有鍊體諂笑強笑皆小
根奴簡及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
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
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入未
谷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
貌由于子路各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
辭也孟子言由此一言觀之則二子
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
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
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
及者淪於汚
賤而可恥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

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

年然後已何如去上聲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
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

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

道日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

待

來年然後已

攘如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滅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

來年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雞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

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

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

生久矣一治一亂

好去聲下同治去聲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成血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

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

為巢上者為窟窟書曰洛水

警余洛水者洪水也

洛音降又胡貢

胡工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

九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洛水洛洞無涯之水也敬戒也此一亂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

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

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

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

平土而居之

菹側掘地掘去壅塞魚反塞也菹澤生

艸者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汜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

代作壞宮室以為汗池民無

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

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

囿汗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

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壞音怪行去聲

下同沛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
蒲內反 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州
水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
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太亂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
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
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
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

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
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相去
聲奄

平 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
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虐民者
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
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啟開
也缺壞也

此一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
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

有之

有作之有讀為此周室東遷之
又古字通用 後又一亂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
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
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

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
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
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
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
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
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
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威矣愚謂
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
垂於萬世是

亦一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
議揚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
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
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

亦一治也

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
 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
 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
 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
 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
 獸食人人將相食

橫為皆去聲 葦皮表反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
 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
 親無異眾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
 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
 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
 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揚墨
 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
 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
 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

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
 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
 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
 言矣

為去聲復閑衛也放驅而遠 扶又反 之也作起也事所 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 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 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揚 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 墨蓋揚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 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 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 理又非揚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
 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之 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

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
所膺也說見上篇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
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

辯哉予不得已也行好皆去聲

諛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兼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

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見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

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

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蠶食

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

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於音

鳥下於陵同蠶匡章陳仲子皆齊人音曹咽音宴廉有分辯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蠶蜻蠶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

仲子為巨壁為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蚘而後可者也

平聲蚘音引言齊人中言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蚘丘蚘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蚘之無未於世然後可以為廉耳

夫蚘上食稿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平稿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聲辭也言蚘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蚘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

纊以易之也

辟音壁辟績也纊音盧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馘者已頻頰曰惡用是馘馘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馘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馘馘之肉也出而哇之

蓋音閣辟音避頰與擗同願與感同子六反惡平聲馘魚一反哇音蛙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人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馘馘聲也頰頰而言以其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
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
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
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

孟子卷之六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3853